

金甌已著生前績 青史還垂身後名 ——悼故一級上將羅本立

故一級上將羅本立屢有戰功，提攜後進也不遺餘力。
(圖／本刊資料室)



九秩二齡終壽考，一朝千古使人悲。
民國六十九年四月，我由國防部政三處轉往臺北軍任職，至七十年初回調陸戰隊止，期間在已故一級上將羅本立軍長麾下受教八個月又十六天。謹以親歷所見四事，追敘並悼念這位功在國家的黃埔名將。

作風親和 帶人帶心

那年庚申中秋之夜，軍政主管官管及負責戰備與安全的主管幹部，循例均須留營應變。是夜臺北的天空，金風皓月、銀蟾耀彩，天上月圓、人間月半。時值佳節，羅軍長主持留守幹部月光晚會，把酒賞月以示慰勞。在座有參謀長、主任、第三處處長、政三、四科科長等六人。軍長開場說：「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奈何戰備不放下。大家辛苦了，先敬各位一杯。」說時遲、那時快，只見軍長手一舉、頭一仰、咕嚕一聲，一杯三百CC的紹興酒不見了。



【作者速寫】郭加圖(左)／鄒岳霖(右)提供。

接著軍長對我說：「我軍什麼都不缺，獨缺一位懂得兩棲作戰的陸戰隊幹部，今後反攻作戰不怕沒有老師了，歡迎鄒科長。」只見第二杯酒沒了。我不示弱，接著回敬軍長一杯，軍主任榮將軍向我竊竊私語：「軍長可以喝半打紹興酒，小心上當。」

此刻才覺悟，軍長原來是位千杯不醉的大將軍，我暗想著如何請軍長喝，我不喝，靈機一動，出個謎題：「為何烏江死的是楚霸王，而不是壽亭侯？請猜兩字的寶物。三分鐘內軍長射中，我喝，射不中請軍長喝。」

此刻只見軍長低頭沉思，時而搔頭、時而摸耳，我見他急了，便設法解圍：「請諸位長官一起猜，猜中我喝酒，猜不中仍請軍長喝。」結果無人猜中，我便公布謎底「翡翠」，大家紛紛「啊，原來如此。」把酒言歡當中，也顯現軍長把大家當成自家兄弟的親和力。

公私分明 一視同仁

軍部直屬單位於每月第四週例行閱兵，由軍長主持。時值十月慶典，閱兵分列，成果不如軍長預期，他對閱兵指揮官溫上校諸多斥責。但侯儀程結束，軍長卻命指揮官與我至其辦公室報到，我判斷有什麼任務交辦。

未料軍長這時以和悅的口吻對溫指揮官說：「剛才我演軍長，你演指揮官，你未演好你的角色，我指責你，是基於公務。但在這裡，我們是黃埔二十期的同學，對剛才的態度，我向你道歉，鄒科長也在此作證，我沒有惡意，請你諒解。」溫指揮官頓時站起敬禮，向軍長說：「部隊未訓練好，責任在我，下月我會加強訓練，讓軍長耳目一新，請軍長放心。」在旁觀察的我，也深為軍長公私分明的處事折服。

軍部尚有一位第一處處長李上校與軍長同班，平日對軍長畢恭畢敬，不敢逾矩，軍長對其工作亦不假辭色，一視同仁，有錯必究，有功必獎，賞罰分明。

【作者速寫】鄒岳霖(左)／鄒岳霖(右)提供。

魂牽夢縈 士官長鄉愁裡的美麗灘塗

親歷瓦魯班大捷

民國三十三年初，日軍主力置於緬北胡康一帶，利用崇山峻嶺、縱橫河道和原始森林，扼守國際交通命脈，使聯軍作戰物資無法輸送而陷於癱瘓。而其司令部位於瓦魯班，依懸崖峭壁和寬而淺的南比河沿岸，構築堅固縱深陣地，聯軍攻勢屢次受挫，傷亡慘重。聯軍參謀長史迪威察看前線時，想用大量凝固彈與排砲，將此地炸成焦土；然經評估，耗費過鉅，補給時間過長，雨季之前不可能打通中印公路，而改採聯軍戰車指揮官布明上校建議，運用戰車部隊攻擊。

三十二年三月二日，印緬遠征軍戰車第一營，配屬步兵營、工兵排各一，在營長趙振宇上校領導下，奉命展開攻擊。由於敵盤據瓦魯班，固險而守，貿然攻擊，犧牲必重，須繞過之關，減低風險，才有成功希望。

雷之勢展開攻擊。敵軍戰防砲尚不及轉移位置，我軍已突破防線，與敵九七式戰車激戰。時屆八日下午三時許，營長趙上校異常焦急，若臨黃昏，對我軍極為不利，便親率配屬步兵連戰車前進，衝向敵陣。當衝鋒號角響起，我軍士氣高昂，敵軍門志瓦解，天黑前終擊潰強敵，攻占瓦魯班。

聯軍統帥先總統蔣公欣聞捷報，至為嘉許；蔣公洞察建軍趨勢，及時全力發展新與裝甲部隊，乃有如此鐵甲雄師。

瓦魯班戰役之日軍為號稱「森林之狐」的十八師團，自侵華之戰起，無役不與，無攻不克，素有常勝軍之譽，入侵馬來西亞、泰國、新加坡、越南、轉戰印、緬地區。師團長田中新一中將驍勇善戰，迎擊者頗懼其鋒。此役擊斃該師團五十六聯隊長山崎大佐，作戰科長石川中佐，俘虜一百多人，傷敵近百，擄獲十八師團大印一顆，戰防砲三十六門，以及一份重要作戰物資倉庫地圖，協助聯軍轟炸。我戰車營九百餘官兵，輕重傷五十人；成仁同袍二十四人，皆曾參與崑崙關大捷。

擊敗日軍主力後，胡康一帶之敵，在聯軍協同下，加以掃蕩；中印公路終於打通，印緬戰爭全面勝利。英美聯軍刮目相看，常豎起大拇指對我軍高喊：「頂好！」層峰更訂定三月二日為裝甲兵節，紀念瓦魯班戰役勝利。

後雖統一為九三軍人節，裝甲兵同袍仍不忘每年聚會，會中昔日勇士白髮蒼蒼，仍豪情不減，且必引吭高歌《裝甲兵進行曲》：

榮民園地徵文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新增四項徵文專欄：

- 一、老兵憶往：實際參與、經歷戰爭的經驗，或重溫軍旅歲月。
- 二、竹籬歲月：眷村裡的動人故事。
- 三、再創高峰：分享退役後就業、就學的歷程，助後進共創人生高峰。
- 四、旅遊見聞：寫景、寫人、寫心情，文長語短，千字，照片須附說明，並請註明作者姓名、簡歷、電話及通訊地址，寄至 glory@ct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艋舺大道二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。請勿一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，歡迎榮民(眷)踴躍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(〇二)二二三三八〇八八一。



↑霞浦灘塗的絕美海景，見證郭加圖與王老士官長的情誼。(圖／郭加圖)

九十八年卸下車職身分後，才能認真地思考，何時了卻王老士官長遺願，帶著他的照片，踏上福建霞浦，替他看看那一塊魂牽夢縈的土地？

一〇三年夏，我終於踏上霞浦。我簡直驚呆了，霞浦縣北岐村是紫菜生產地，一排排晾曬海帶的竹竿，讓霞浦灘塗的美與眾不同。灘塗渾然天成的水光、線條、質感和色彩十分獨特，美得使人簡直難以置信。記得王老士官長多次告訴我，霞浦的灘塗被譽為「中國大陸最美麗的灘塗」，是愛好攝影和作畫人熱衷、喜歡的創作基地。

原本我以為這次「帶著老士官長」走過一趟霞浦後，就不會再來這裡了。但這兩年來，凡是想自己去外頭走走的時候，不曉得為什麼，竟不自覺的又來到王老士官長的家鄉——福建霞浦灘塗，有時還會再往北走一些些，去看看王老士官長口中稱讚不絕的浙江麗水瓊江帆影。

我發覺，每次到霞浦灘塗，那種感覺是熟悉中、卻又帶點陌生。縱使在一樣的位置、一樣的角度、一樣的時間，不同的是景色千變萬化。

靜靜坐在岸邊石頭上，看著夕陽落下，心中懷著一股悸動，好幾次被美景所吸引之後猛然回神，不自主的按著胸口的照片，心中默念「王老，我又來灘塗」時，太陽已悄悄落下了。

(後記：我於六十三年前情報學校電訓班十六期結訓後，入警備總部服務。王老澤伯是退休士官長，再以工友回聘到伙房；隻身在臺的他，不太講話。)

【作者速寫】郭加圖，民國八十七年自海巡部上校退伍，目前為建國科技大學出版組組長。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第三十三屆攝影類「金像獎」等。

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八日清晨，當時還在軍中服役的我，匆匆趕到三軍總醫院加護病房探視病危中的老士官長王成澤，我平日口中的

「王爸」。緊握著王爸冰冷的手，老人家片斷地告訴我：「我的家在……福建的霞浦，那兒有……美麗的灘塗(註：指府開放兩岸探親，我則在

淺水海灘)日落風光、有漁民繁忙的討海生活。再往北一些些……還有麗水瓊江帆影。那兒是我的家鄉，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，今生我已無緣回去了，小郭喔，以後如果有機會可否幫我走走、看看……」

王老士官長走後次年，政